

HAIANWENC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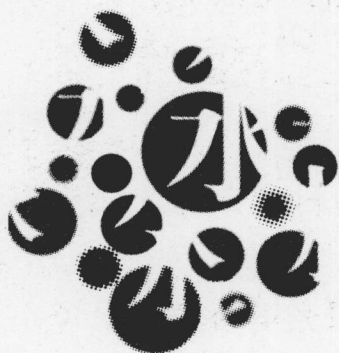
目光里的对峙

韩苜夷 著

海南出版社

I 247.7
200512
H

对峙
目光里的



韩芍夷 著



* A 1 0 8 1 7 1 4 *

海岸文丛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目光里的对峙/韩芍夷 著. —海口:海南出版社, 2005.12
(海岸文丛)

ISBN 7-5443-1630-0

I. 目 ... II. 韩 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1151 号

目光里的对峙

作者: 韩芍夷

出版: 海南出版社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(0898)66830931

责任编辑: 周平

封面设计: 海岸工作室

印刷: 海南师范学院印刷厂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88 千

印张: 8.7

版次: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5443-1630-0/I·61

定价: 198.00 元(共十一种)



韓芍英

序

韩少功

也许是自己写过小说的缘故，不免对这种体裁有些可疑的偏爱，总觉得小说既是文学体裁之一，又不失为文学的基础工程，就像素描在美术中的地位，田径在体育中的地位，重工业在工业中的地位。

这不是说小说特别优越。其实，好小说往往有诗的品格，也往往有散文的手法自由和意态平实。甚至可以说，一个好小说家，必是诗和散文的知音，总是善于从其他体裁获取营养，不断从其他体裁那里得到启发和推动。但营造人物与情节，讲求叙事的精细和厚重，构成了小说与其他体裁审美公约数以后的剩余，构成了小说不可取消的特点。

什么是人物？人物就是生活的主体。什么是情节？情节就是生活的过程。作为对人类生活的表现，文学如果失去了对生活主体与生活过程的近距离、多方位、高强度、大规模的形象产出，如果绕过了人物与情节这两大要件，当然就有主要功能的缺失，怎么说，也会留下致命的虚浮和残损。

也许正因为这一点，自从纸张与印刷技术得到普及，小说在

大多时候总是构成文学市场里的主要产品，小说家一般来说也总是成为作家群体中的多数。只要翻一翻中外各种文学获奖作品的目录，我们大概不难知道这一色彩斑斓的事实。有人说诗歌是文学的少年，散文是文学的老年，而小说自然就是文学的壮年了。从这个喻义上来说，一个人不可没有青春期的激情，也不可没有老成期的通达，但人世艰辛常常还得靠年富力强的一辈来肩负——这也许就是小说不可推卸的文学中坚之责。

因此，我曾供职的海南作家协会，一方面大力提倡小说家向诗人和散文家学习，一方面对小说创作的支持从来不敢大意和懈怠。海南没有专业作家体制，作家们大多是在下班以后再进入书房，对于小说（尤其是中、长篇小说）写作这种时间和精力的高耗型作业，难免感觉到困难更多。这也是海南小说创作更需要支持的理由。始于90年代的“海南作家丛书”在南海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推出，先后出版了30多本，就是以小说新作为主的，意为为小说开辟更多园地。最近，“海岸文丛”一共十一本小说集，由海南省作家协会编选，在海南出版社的支持下推出，也是为了进一步展示海南小说创作的成果，为辛苦的小说家们提供新的支撑和助力。我相信，这里的小说家们各有长短，各有精粗，但他们共同呈现出来的丰富感受、独特见识、灵巧技艺，将使读者们获得难忘的阅读经验，也将为海南文学远航展示一片更为明丽和辽阔的陌生水域。

我们向他们拉响致敬和送行的汽笛。

2005年8月



目 录

韩少功

序

目光里的对峙	1
非恋状况	18
梦游	41
飘飞的灵魂	47
一星的行踪	60
办公室没有女人	68
城市无梦	77
另类生活	92
城市过客	111
嬗变	127
我是谁	156
麻将人生	188
PA 班的女人	226
后记	267

目光里的对峙

女人的目光很执著，盯着正在外出的少妇不舍眨眼。她喜欢盯着少妇，不管少妇出去还是归来。少妇住在八楼，天天从她的店门前走过，行色匆忙，总有干不完的事。阳光很著名。少妇骑单车，全副武装：越南帽、墨镜、袖套。少妇肯定是上班一族。女人做如此的肯定。少妇不事粉饰，连口红都不抹。女儿就坐在她单车的后架上。少妇跨上单车，身体随着车子往前冲。女人想象不出自己带着孩子骑上单车是怎样一种模样。少妇消失在女人的视线内。没有了优越感，女人登时百无聊赖，二十几平方米装修得很是气派的时装精品屋里，几尊石膏模特套着名贵的台湾时装，毫无生气地立在门口及屋角。屋中央，挂着两排各式时装，时装精品屋鲜有人光顾，她的表情毫无为生意冷淡而发愁的迹象。她走到衣镜前，瞧镜中的自己，面容洁白光滑，眉清目秀，鼻正唇好，青丝如瀑，没有一点少妇的痕迹。自己是少妇吗？她把长发散开披下转了一圈。在她的男人眼里，她就是少妇了。她想起了那位有孩子的少妇。

少妇经常感受到那女人的目光，目光有意味且长久。她必须花很短的时间去回应那目光。一次、二次、三次，无数次，她被

那目光扰得浑身不自在，以至她每一下楼就感觉到那女人的目光在她身体的任何部位游离。我很丑陋吗？女人那堆灿烂的白，对她有压迫感和危机感，自卑也趁虚而入，理由很多，比如天生没丽质，后天是操劳的命。她与那女人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。女人肤白肉嫩，装扮刻意，举步慵懒，神态悠然。低头看自己，那女人是在天上，自己在地下，愤怒也随之而来：女人为什么总盯住自己，也许，盯着自己，那女人就更具优越感了吧？少妇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侵犯，肝火呼拉往上升，目光恶狠狠地射过去，她们的目光在空中碰撞。少妇用力一踩，单车飞过精品屋。

女人守着商场，没卖出一件衣服。女人伸着腿，搁在凳子上，手拿着一瓶大红色的指甲油，涂完后，伸展双手，尖长的指甲在指端灿烂着。这是她经常重复的动作，她经常用鲜艳的色彩装饰来点缀她的生活，尤其是在她最寂寞的时候。现在，她显得心不在焉，她脑子里，一直被那少妇的目光困扰着。少妇的眼眶极力撑到极限，眼珠黑白分明，瞳仁透亮，怒气就从这样灵气的眼珠子里喷射出来。她们的目光在空中碰撞，她看见了少妇恼怒中带有锥子，刺得她的眼睛一片茫然。少妇的身影在她面前模糊起来。她明白，那一刻，她们相互仇恨着。她从少妇的眼光里分解出多层意思：那目光是一时的愤慨；那目光忌妒她、蔑视她，她最在意这种解释，它刺穿了她最隐秘的地方，它是她内心的疼痛，它令她自傲不得，尽管她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。她的男人做很大的生意，男人包下她，给她开这个时装精品屋，并负责从台湾进货，盈亏她不管，只以此来证明她有事做，以安心守候来证明她的忠诚。男人要在生意、家室与她之间奔波，每月属于她只有两三天，这两三天就是她的节日，隆重而缠绵。她积蓄了

一个月的激情与思念,就消化于这两三天中。男人热情回应,然后是慷慨地许诺慷慨地给予,条件是她只属于他。她实在是很留恋男人的,实在是不想劳苦奔波过穷日子的。要想生活有保障,她只能这样。她被男人养着,代价是短暂的风花雪月和长久的等待、煎熬。少妇的目光扰乱了她的心安理得,那是轻蔑的目光,她认定。她知道对自己而言,肯定有这种目光存在,她没有权利阻止这种目光的存在。唯独少妇以这种目光赤裸裸地射向她时,让她心底感受到重重一击。

少妇送女儿到幼儿园。少妇试图解读那女人的目光。那是优越的居高临下的目光,目光含有怜悯,怜悯损害了她的自尊。她们的目光在空中碰撞!碰撞的结果是她越来越愤怒。少妇到单位,她的愤怒没有得到遏制。没有人知道她的愤怒。同事个个跟她打招呼,一律的微笑,但都没有认真地注视她。她是单位里的一个小头目,单位经济效益不好。上级指示,准备裁员,消息一传出,人心浮动,原本比较松散的人际关系骤然变得紧张和微妙,谁也不愿意自己下岗。这几天,人们个个对她面露笑脸,工作积极主动。假积极。她扫他们一眼,对他们不注视自己敏感起来。他们面带微笑,目光散乱。难道自己就没有值得他们瞧的地方吗?换了那女人,女人无疑会被他们的目光刺死。想到那女人能被目光刺死,她的嘴角浮上了一丝恶毒的笑意。哼,平时他们工作吊儿郎当,每干一件事,都是她推一下,他们才动一下,她心里早已把他们炒掉十次八次了,现在要动真格了,个个都学乖了。他们的情况在她的脑里放映:老王一脸的忧愁,声音竟有些颤抖,说这工作是他的命根子,他上有老下有小,一家人的柴米油盐,全靠这份工资了。她听老王说时,眼前显现的是老王对工

作的斤斤计较：上班迟到是常事，下班迟走一分钟都不行，几分钟就干完的活，也要留到下次上班才干。要不，给加班费啰。这差不多成了他的口头禅。大林表情暧昧。这么好的工作，哪找去？不好好干，真是说不过去。我现在才发现，这工作对我太合适了，啧啧。她马上想说这弯也转得太快了。大林平时最牛，觉得干这份活最没劲，时常出去兼职。批评他不安心工作，他说我会辞职的，大不了下海。小李是单位最年轻的，一脸的坦诚。我工作不到两年就下岗，多没面子。这倒是实话。年轻多好啊，年轻多有激情啊！什么没面子，年轻就是资本。年轻还怕闯荡吗？她突然觉得小李不愿下岗的理由很可笑。她被单位人员下岗的问题搅得太阳穴一跳一跳的，疼痛也一阵一阵的。干脆自己下岗得了。她为这个念头激动起来。想象自己下岗，就不用天天骑着单车在太阳底下跑来跑去了，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安排生活，打扮打扮自己，像那女人……想到那女人的悠闲，那女人的目光，她马上把想法变为行动。她去找顶头上司。

“单位要减员，就减我吧，我带头下岗。”

上司很惊愕，盯着她的脸研究。“什么时候让你下岗也带头啦？”

“不是让，是我自愿。”

“单位里谁都可以下，就你不能下。”上司觉得她在胡闹。

她顿感没劲。她怀疑自己要求下岗的真实性。

回到办公室，小李、大林、老王都在忙。这景象真少有。没到下班时间，女儿就打来电话，让到幼儿园接她。

“不是说好三天接一次吗？今天才第一天。”

“不嘛，不要呆在这里，我要回家，哇——”女儿一哭哭啼啼，她就心烦意乱。

“这孩子中午不肯吃饭，哭闹着要给你打电话。”幼儿园老师说。

她放下电话，就赶往幼儿园。女儿跟她太粘，她试图把她送去全托。看来此前的千般哄劝都白费了。她满腔怒火赶到幼儿园，一见到女儿那张被泪水冲洗的脸，怒火马上熄了下来。她牵着女儿的手走出幼儿园。她没有很多话对女儿说。她没有回家煮饭的心情。“咱们不回家吃饭，在这吃。”她把女儿带进一小餐馆，她不想做饭的时候就喜欢在这吃，女儿也高兴不在家里吃。从餐馆出来，心情大大好转，她跟女儿慢慢往回走。路过精品屋，“那位阿姨很漂亮。”女儿拉她往屋里走。连女儿都懂得那女人漂亮。她现在最不愿见到那女人。那女人不在，她登时放松下来。

“这套套装是刚进的货，看合不合适。”一位姑娘笑脸相迎。她一个衣架一个衣架地看衣服。姑娘跟在后面。

“怎么不见你的老板娘？”她对那女人有一种窥视欲。

“哦，她下午没来。这连衣裙您穿很合适。”

她一看标价五百四十元，摇摇头，继续往前走。“你的老板娘很年轻，很能干。”

“嗯。”姑娘答得很含糊。

“不是老板娘自己经营的吧。”她对自己这种诱供式的问话感到厌恶。她抑制不住自己想知道那女人的隐私的勃勃兴致。

“不是，真正的后台老板是她的男人。”

“是她的老公？”

“不是。”姑娘吐出两个字后，马上闭嘴，表情也暧昧起来。

她从姑娘的表情里读出了她们的共性。她觉得自己已找到捍卫自己的东西。

男人回来的日子,女人是不去精品屋的。她呆在家里,等候着男人从老婆那边赶回。这个套间是男人买下送给她的,包括家具,一派的西洋格调。男人为她安排好一切,条件也说得明白,他已有家室,她跟他不能有结婚的念头,也不能要孩子。他的生意有老婆的家族背景撑着才有如此的发展。男人没有骗她,她接受了,不觉得有什么委屈。她是愿意做寄生虫的女人,跟她一起南下的姐妹们,还继续在歌舞厅里坐台。她穿着真丝睡袍,慵懒地在屋里走来走去,一会打开电视,摁着遥控器,换了十几个频道;一会坐在梳妆台前,修眼睫毛,涂指甲油,在镜前转来转去,把头发盘起,又散开,散开,又盘起,然后在卧室里走猫步。她曾当过模特,模特的生涯最令她怀念。她走在T形台上,充当着衣架的角色,向人们传递着服饰的美。那是她最辉煌的日子。男人不支持她重新回到T形台,不许她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,甚至不许她与昔日一起坐台的姐妹再有交往。她看墙上的挂钟,知道他是不会准时的,她习惯了,这就是她付出的代价。要想保持这种生活状态,就要忍受寂寞,忍受他的不准时,忍受他们情感关系的不名正言顺。

“铃……铃……”

“喂——”

“家里有事,脱不开身。”男人说。

她无语。

“我——”男人想说什么,似有什么动静,赶紧挂断电话。

她“叭”地把电话扔下。她空前地对这种等待产生了仇恨。她把摆在梳妆台、床头柜上的男人的照片扫到抽屉里,坐在梳妆台前,在脸上化了浓浓的妆,再打开衣柜,选了一套最华贵的套

装,打扮完毕,托起下巴,瞟一眼镜中的自己,奔出家门。

她踏入今宵歌舞厅。她曾在这坐台。她就是在这里与男人相识的。那天,一位被五六人前呼后拥着的客人相中了她,她坐在那客人的左边,神情高傲冷漠,任客人握着她的手捏来捏去,然后跳舞,然后唱歌,她唱了一首《知音》,声情并茂,令那中年人惊讶,这跟她的年龄不相符。她这年龄的小姐,多点一些轻浮的情情爱爱的流行歌曲,中年人对她产生了兴趣。第二次来,他要了她。那晚,娱乐过后,他请她吃夜宵,从此,他们有了交往;从此,她视他为她的男人。……生意不好,小姐比客人多。很多新面孔。很厚的脂粉,很浓的颜色,遮盖着本来的面目。“哟,你回娘家了。”荣姐一手端着啤酒,一手捏着香烟朝她走来。荣姐是这里的大姐大,她坐台是荣姐介绍的。“你的男人呢?他把你扔了,跟别的女人跑了。”荣姐一身黑白分明,白白的肉深嵌着黑带裙的两条带子。

“没有的事。”她不喜欢荣姐的粗俗与放荡,她从不把这视为娘家。不管你心情如何恶劣,在客人面前,你得强作欢颜。想起坐台的日子,她颤栗。有客人进来,所有小姐的眼睛一致投向客人。客人直向她走来,她急忙奔出歌舞厅。“哼,只不过是被人包养着,还假正经。”荣姐阴冷地笑着。

她到了另一个歌舞厅。这是专跳迪斯科的歌舞厅,音乐震天地响。舞池里是密密的身影。这是一种情绪发泄的方式。她需要发泄的时候,总是直奔这里,跳入舞池,疯狂扭动。灯火闪烁,瞬间,她想起了少妇的目光。少妇那令她懊恼的目光使她的意识里常常把少妇当成一个对立面。她知道少妇的目光里有一种精神的优越。你瞧不起我吧!你嘲笑我吧!我就是他的姘妇。以前的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,道德吗?在以前的社

会，他们遭谴责了吗？她闭上双眼，鞋跟太高，动作太疯狂，脚扭了一下，她干脆脱下鞋，扔到一边，穿着袜子的脚与地板磨擦，很痒的感觉。男人爱你吗？他现在正在干什么？他正在家里对孩子和蔼可亲；对老婆亲亲热热，让模范丈夫的戏演得足够。而我是什么？我什么也不是，还活得鬼鬼祟祟，与别人谈起他还不能坦坦然然，这种生活何时是尽头啊？一曲接着一曲，汗水从身体的各个部位沁出，四肢从酸软到麻木，体内仿佛都被掏空，意识里是一片空白。她累得腿肚子打颤，终于支撑不住，踉跄着退出舞池。回到家门口，电话铃响声不断。她没有急着去接。响了八声后，沉寂了。十分钟后，电话铃又响起，她知道是他的电话。他没来，还要遥控她，她对此愤愤然。响声不屈不挠。她知道自己去会接的。她知道违背他的后果。只要她还愿意过这种生活，她就不属于自己。

“你去了哪了？打这么多次电话都没人接。”

“出去了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跳舞。”

她听到的是沉默，然后是很粗的喘气。她为这声音恐惧着，然后是一种快感。

少妇弄不清自己要捍卫什么，确切地说，那女人在她的生活之外，不，应该说那女人只在她路过时的视线内。自从她们的目光在空中碰撞，她把那女人当成了她生活中的敌人，她明察秋毫的本事，在那女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，那女人的穿着、发型、口红、指甲的变化，尽收在她眼里，那女人变化最多的是服装和口红。有一天竟把嘴唇涂为黑色，这种前卫的“酷呆”了的打扮，很

令她的感觉不顺畅。她下决心要挖出那女人生活中黑暗的东西。她揣摩那女人的年龄、血型、属相、文化程度,她沿着自己的思路慢慢延伸着,渐渐地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。她想象着女人脱光是怎样一种体态;想象着脱光的女人勾引男人的千姿百态。她用最淫秽最下流的字眼来描述想象中的女人的放浪形骸。她为自己阴暗的心理感到惊讶与激动,觉得此刻讲文明和优雅是那么的虚伪和毫无意义。她甚至进行了角色互换,想象女人跟的是自己的丈夫,她对女人的愤怒更为具体更为逼真,对女人的道德谴责更有力量。她要让目光把自己的思想传达出去,让剑似的具有杀伤力与穿透力的目光刺得女人鲜血淋漓,无地自容。这天下午,少妇接女儿归来,路过精品屋,见其门已关,那女人正钻入一辆黑色“宝马”。她瞟一眼车内,有位穿戴得体的中年男人在内。这对偷情者如此般配很出乎她的意料,在此之前她曾做过无数次的想象:那男的是秃顶的耄耋之年的台商、侨商,是粗鲁俗气的包工头,是大腹便便金绳套脖全身闪亮的暴发户。没想到那男人的气质、风度,属温文尔雅的儒商,外表比自己的丈夫强十倍。女人处处比自己强,自己永远都比不过她。嫉妒又在少妇心中活蹦乱跳。

少妇回到家,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死老鼠味。她实在想不通老鼠怎么蹿入家里,还死在家里。腐烂的鼠味熏满屋子,随着晚风吹来,一阵又一阵,咸臭咸臭。她伸长鼻子,沿着臭味寻找,觉得哪个角落都有可能死老鼠。一想到腐烂的鼠肉有可能蠕动着无数的蛆虫与潜藏着鼠疫的隐患,她不寒而栗。她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,又从房间走向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,她把家里翻了个遍,就是找不到死老鼠的尸首。臭味时浓时淡,萦萦绕绕。她拼命喷洒空气清新剂,把家里有可能成为老鼠出入的出

口都堵住。她拖地板，抹桌凳，抹到衣柜的镜前，她驻足，打量自己，从头到脚。衰老是从双手开始的，手上的皮肤松懈，皱纹横七竖八且细密，是全身皮肤衰老的急先锋，所有的劳作都是从这双手开始的。悲观自己的手不堪入目，马上想到那女人的手，白皙、凝滑、纤长，是“女人的玉手”的最形象体现。她敢肯定那双手绝少劳作，还时不时涂名贵的护手霜。那手令她回想起了流逝的岁月，婚前，她的手绝可以与那双手媲美。而这个家，没有我这双手行吗？她用力搓了搓双手，觉得自己的手是那么结实有力。她把家都清洗了一遍。女儿在看动画片。丈夫的生意转移到外地，她忙里忙外，像一辆满载的战车，沉重地行驶在日子。要是她像那女人那么清闲，该死，又是那女人，那女人成了她的参照物，女人的一切，充塞着她生活的空间。女人那优越的目光，安在屋里的每个角落，傲视她、检验她。我受不了了。凭什么？为什么不来一个贞操大检查？贞操大检查的时候，女人的目光还这么居高临下吗？她神经质地在客厅里转来转去。收拾好屋子，安顿好女儿睡觉，她的脑子还在转。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细腻起来？她平日风风火火，声音直来直去，动作干脆果断，穿着打扮男性化。单位里的男同事，极少跟她开玩笑，更没奢望她给他们抛媚眼。她是个粗线条的女人，可她对那目光那么穷追不舍，那么女人化的细致……她在飘散着茉莉花味道的空气清新剂与隐约的鼠臭味中入睡。迷糊中，听见女儿喊：“妈妈，我渴。”她起床，给女儿倒水，见女儿的脸红扑扑，她摸女儿的额头，滚烫。“乐乐，告诉妈，你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我很难受，很渴。”女儿接过杯，低头便喝。

她翻箱找药，发现药瓶都是空的。不行，我得送她到医院。她给女儿穿衣服，女儿两眼无神，病恹恹地任她摆布。她抱起女